

◆特约撰稿张国领

这些年来,很少有写白杨树的散文见诸报刊,这大概是因为前有文学大师茅盾先生写的《白杨礼赞》,像丰碑一样矗立在文坛上的缘故吧。

大作家的如椽大笔,写尽了北方白杨的精神和品格,他礼赞的是西北的白杨树,其实西北与华北的白杨树,在普通人看来并没有多少区别。我来到北京之后,就发现北京也有茅盾笔下描写的那种白杨树,不但有,而且多,数量完全可以比肩北京的市树国槐。这说明北京人爱黑槐树,也同样爱白杨树。

北京白杨身材高大,很少见它们独立一方。白杨树喜爱聚群而生,群居的地方一般是在公园的一隅,有些居民区和街头草坪也成了白杨树的聚居地。它们和周围那些高大的楼群建筑,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依存效应,你高我也高,你直我更挺,比肩而立、竞相向上,追着蓝天上的白云傲然生长。

北京现在的景观树,种类空前的多,极大地丰富了都市的绿化和景致。但我大多叫不出这些树的名字,看久了,还是觉得伴随我们成长的白杨树更亲切一些。

人们之所以称它白杨树,因为它的皮肤是白色的,像高大、白净、俊朗的美男子,无论生长在哪个地方,哪怕这个地方是非常隐蔽和偏僻的角落,也丝毫难以隐藏它的身份和姿采,它的挺拔和正直,总能让它把自己最光彩、最耀眼的一面,大白于天下,直面太阳、月亮和星辰,在辽阔的天空中,挺立成大地的一道风景。

白杨的性格颇像北京人,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信心满满,任何时候都敢于把胸脯拍得山响,大拇指伸得高高的,对别的树骄傲地说:咱是北京白杨树,咱是地道的爷们儿。

我河南老家有个风俗,对住房周围栽什么树很讲究,一般人都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隔墙不栽鬼拍手。不栽桑树和柳树都好理解,但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这“鬼拍手”指的是什么树,后来老人们说,那就是白杨树。老人说白杨树叶子阔叶稠密,叶面光滑,叶质硬脆,叶距较近,在风的吹动下,叶子和叶子相碰发出的声音,哗啦啦脆脆响,听起来犹如一群人击鼓拍手。而称其为“鬼拍手”,不是这声音本身有多恐怖,而是有人说它太吵闹了,特别是夜深人静时被风一吹,树叶摇曳的声音和下雨特别相似,常常传递错误信息,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听起来不由得有些惊悚。

我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去聆听过白杨树在风中发出的响声,来北京居住后,我看到北京的楼前楼后,栽种白杨树居多,我更确信“隔墙不栽鬼拍手”的说法,局限于山村的见解和环境了。因为我曾专门在刮风天坐在白杨林里,听那哗哗的响声,在我听来那不但不是噪音,还似民族乐器的演奏,十分悦耳动听,欢快、简洁、清脆、愉悦,既直截了当,又激越奋进。

说到白杨树的“眼睛”,我想每个人都看到过,它与人的区别是,一个人只有一双左右对称的眼睛,而一棵白杨树身上,根据树干的高低粗细不同,有几只或几十只“眼睛”。其实那是它的树干上,每隔一段都长着一个酷似眼睛的花纹。有人说那是树生长过程中落下的疤痕,我是绝不信的,因为树疤咋会长得均匀?每个疤痕长得像相似?它的疤又是咋来的?难道是上帝用手指点的穴位?

在我看来,它明明就是一只又一只“眼睛”。我觉得那是白杨在用独特的视角,冷眼凝视这个世界。

同一棵白杨上的“眼睛”,长得也并不完全相同。仔细观察会发现,有的透出的是喜悦,有的透出的是慈祥,有的透出的是深情,有的透出的是凶狠,有的透出的是愤怒。每个眼睛的眼神,都在表达着不同的感情。

据说,做了亏心事的人,不能躲在白杨树下,

北京的白杨



更不能对着白杨树许愿,因为心事能够被它一眼看穿。一旦隐瞒什么,愿望便不得实现。

高大的白杨其实非常善良,长到一定身量的时候,它们的树杈上都会为鸟儿提供一个筑巢的地方,虽不能和奥运村那个叫鸟巢的体育馆相提并论,但秋天过后,树叶落尽,它也显得是那么醒目、完美。尤其在寒冬里,狂风怒吼,大有将白杨拦腰截断的气势,远远看去树是摇晃的,但树枝伸出手臂,将怀抱里的鸟巢护得严严实实,让它安然无恙,稳如磐石。

闹市里人多、鸟少,如果你往城外走走,出了四环路,白杨树就愈加多了起来,鸟巢也愈加多起来。

四环以外的白杨树,和四环内的白杨树是不一样的,一个像城里人,光鲜靓丽,细皮嫩肉;一个像乡下汉子,胡须蓬乱、面容沧桑,甚至弯腰驼背、未老先衰。然而这正是我今天敢写北京白杨树的原因,因为,最早使我肃然起敬的,就是城外的白杨树。

护卫北京城的是一道绿色城墙,这是一道由白杨为主组成的防护林,郊区的杨树不像城内的杨树高大,但它们都比较精神,因为北方的冬天,寒风之寒,寒风之狂,寒风之长,不是北方人是无法想像的。

只有看到那些白杨树的人才理解,城外的白杨树稍微高大一点的,都被掐断了头,摧弯了腰。没被掐断头的,上半部分枝干,经过一个寒冬的冷风劲吹,也都已经干枯。来年春天,干枯的部分便发不出新芽,没被吹干的,继续顽强地活下去。因为它们知道,它们的存在,最大的价值是为首都挡风御寒、改良环境。“战死沙场”的白杨,格外英勇悲壮,存活下来的,来年冬天将继续战风斗沙,决不退后一步。

我曾在一排排残缺不全但仍顽强生长的白杨树面前,伫立凝思,并举起我的右臂,向它们致以军人最高的敬礼。在那一刻,我读懂了白杨,理解了白杨,我是一名军人,我的职责是为祖国挡风挡雨,尽忠御敌。白杨树和我一样,也像一名战士,即使自己粉身碎骨,也要让风沙止步。

今天我斗胆赞美北京的白杨,不是要东施效颦,而是因为白杨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白杨的形象,正像我千千万万可爱的战友们,这一切让我不能不提起笔来,唱出内心那一曲颂歌和清音。

作者简介:张国领,当代军旅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橄榄绿》《中国武警》原主编。出版《柴扉集》《和平的守望》等16部散文集,《张国领文集》十一卷等。



春,丽江花

◆蒋殊

知道丽江不缺少花,却不曾想到迎接我的会是樱花。

想像中丽江该是四季如春,不曾想到正当春季却把人冻到要穿羽绒服。

到达丽江是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料想到春和日丽,却没想到突然间就乱花渐迷了眼。那一丛一丛的粉簇拥着,热烈绽放在去往酒店的道路两旁。

“竟是樱花吗?!”

“是樱花!”接机师傅一边行车,一边兴奋地做着解释。他说,这一条名为“雪山路”的大道,因了每年三月这些美丽的樱花竞相绽放,已经被誉为“樱花大道”。说这话时,他一双眼里铺满樱花,亮晶晶的,绽放着粉红色的光芒。

印象中,云南是花的世界,丽江一定也是,独没想到迎我的会是樱花。那一路似锦的繁花,让这个城市定格在我脑海中的形象一下被打乱。不愧是丽江,竟要这样神秘而浪漫地拉开初相识的帷幕。

次日,恰逢春分。拉开窗帘,一树樱花扑面而来。突然就呆住了,生怕一挪步,那良辰美景就要移向别处。小心出门,才发现担心是多余的。柴门外,小桥旁,甚至餐厅边,都是一簇簇如青春少女般的樱花,泼洒着烂漫。

披着满身樱花香,进入永胜。这个丽江的后花园,花的模样会给我怎样的惊艳?不曾想又是一个没想到,迎面而来的,竟是菌花。那带着浓烈烟火气息的花,一朵挤一朵,组成千军万马的阵列,浩浩荡荡纵横在属于它们的天地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太阳有些热辣,我们却一趟趟在不同的棚间穿梭,它们开心被检阅,我们欢喜结识它们或熟悉或陌生的原始面貌。

这是一场菌花大集会,黑的,白的,灰的,黄的;也是花朵大比拼,大的,小的,张扬的,婉转的。就是在那一个个棚中,我认识了木耳背后的“树”,见识了羊肚菌成长的沃土,更惊讶地结识了一种富丽堂皇的菌花。

这花,有一个与它本身色泽一般动人的名字——金耳。

就是黄灿灿的金色。彼时,那一朵一朵夺目的金色的花儿,簇拥在属于它们的王国,窃窃私语,高傲十足,每一朵都在骄傲地谋划未来。

然而我知道,它们最终的归处,是一方小小餐桌。

好在,它们很快完成角色转换。换了身份,也有了新的谋划,那便是以更诱人的姿容,更独特的味道,给食客味蕾打上深深印记。

其实这餐饭,一伙人本是执意要回丽江古城的。对于第一次走进丽江的人来说,古城的诱惑当然大过一顿饭。然而这期间,陪同的当地友人几次真诚规劝,“这顿饭,一定要在永胜吃!”

他的眼神真诚,又倔强。一千人不好再拒绝,却执着决定,饭后赶回丽江古城。晚饭不得不提前到下午5:30。谁都知道,

这是抱着不扫主人兴致的一场应付。

沸腾的水中花出场了。那只是一锅纯净的菌汤,还未入口,所有的器官便相继开启,所有人瞬间抛开矜持,变成“大胃王”。那号称永胜八大美食之一的鸡枞,呼朋引伴,欢欣鼓舞,一朵朵携手,盛开在一锅沸水中。那一刻,它们犹如一只只天鹅,完成着属于它们的水上芭蕾。

松茸来了,牛肝菌来了,羊肚菌来了,初次相识的漂亮金耳也来了……一餐饭,完成了一次菌世界的游走与朝圣。

二

夜游古城,推至第二天。

樱花远了,菌花远了,夜风真冷,风嗖嗖的,古城却自顾着它该有的热烈。游人如织,灯红酒绿,燃烧着丽江该有的温度。

那是阴历三月初,天空挂着半轮月。那样的夜晚,其实完全看不清古城的容貌,建筑,造型,色泽,细节,一一隐身霓虹里。即便是脚下的路,也已经淹没在一双双匆匆或悠闲的脚步中。

才发现,古城确实成为历史,默默退守在这繁华背后。

有美味飘来,却混杂着花香。疑惑之际,那美好的东西已举在眼前,没错,是鲜花饼。眼前的女孩笑意盈盈,必须停下来品尝几口才对得住她的盛情。有同伴更当场完成了交易,让这些鲜花饼先他而回家。

这座被鲜花包围的城市,连饼也奢侈到要用大朵大朵的鲜花作原料。

古老模样的客栈,在人流不息的商铺间若隐若现。一条轻柔的河流,缠绕在古城腰间,荡漾的流水,也让一个个不同心境的人一次次沉醉。

离开丽江的最后一个夜晚,几人相约到丽江古城的另一必去之处——束河古镇。这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被誉为“高峰之下的村寨”。

然而,同样的时间,束河古镇的气氛与丽江古城却是冰火两重天,寂静清冷得让人心疼,却又心生欢喜。

店铺的主人早已归家,把白日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也关离视线,让我们有幸看到古镇的容颜。月光映在脚下的青石板上,映出茶马古道曾经的串串痕迹。

静悄悄的束河古镇,一步步慢慢踩过。“来一碗过桥米线!”终于,一家店铺的迎客

灯光迎面而来。

清幽幽的春夜,静幽幽的古镇,一碗滚烫的过桥米线,散发着丽江从前的气息。

“吃好!”一勺碧绿的葱花撒入碗中,再加半勺辣椒,瞬间,红、白、绿相间的美味,弥散心间。

三

丽江的眼神,又纯净,又炽热。

正如那雪山脚下一眼眼碧绿的泉水,以及蔚蓝的天空,还有阳光下身着婚纱的新娘。

沿着这纯净,一路走到长江第一湾。这个名为江湾的地方,之所以生出伟大与神圣,不仅仅因了三江并流的壮阔,也不仅仅是“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观”的罕见。

是一个眼神的撞击。这样的眼神,似曾相识。是故乡下院的爷爷,是谁家田间猛一个抬头的农者,更是山坡上那个咿咿唱着鞭儿唱着山歌的放羊老汉。满脸的沧桑,满身的苦难,满眼的忧郁,却满臂的力量。

没错,当初,就是他的一身力量,一腔热血,日夜不停,将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顺利送往彼岸,也送向新的天地。

他叫周崇礼。

那是1936年,那一年,周崇礼37岁,正当壮年,在格子渡口摆渡为生他遇到红军,亲眼所见,红军亲手救出因“拖欠两石租谷”而入狱的苦难百姓;亲眼看到,红军首长拉起百姓的手,关心他们的吃饭穿衣。

这令人惊讶的一幕又一幕,让与周崇礼一样的穷苦百姓看到希望,更看到自身的未来与光明前程。

“嗨——嗨嗨——”船工的性子,被激发。他们打捞起沉船,卸下门板,修复木船,制作木筏,推着简陋的木船奔赴江湾。他们要担负一个重大使命,要向这大江大浪发起冲锋与挑战。

与敌人斗!与江水斗!与黑暗斗!与疲乏斗!与恐惧斗!37岁的周崇礼,连续3天3夜奋战在咆哮的江水中,战斗在怒吼的金沙江上。

惊涛拍岸中,周崇礼把浑身的力气用来对付咆哮的江水。当然,不止他一人,在丽江石鼓至巨甸70余公里的5个渡口,一伙像他一样的船工,交替轮班,人歇船不歇,用仅有的7只木船、十几只木筏,战胜了一次次迎面而来的强大袭扰,将红二、红六军团1.8万多名红军全部安全摆渡过江。

今天,丽江石鼓镇上,人们用一座“金沙水暖”雕塑做了回溯与重现。一位红军战士,一位当地船工;一个拖着一把桨躬身向前,一个打着裹腿微微前倾;一个满眼不舍与担忧,一个双目果敢与坚定。红军战士的感恩与深情,丽江船工的不舍与依恋,紧紧握在两只手里,写在两双眼中。

那就是希望,那就是力量。丽江的历史,因此而光芒万丈。

今天,长江第一湾的江水将一切尘封,静静度着它的光阴。激流成为历史,然而曾经夜鹰一样的眼睛,鲜血一样的花朵,却犀利地荡漾在江面上。



扫码可听作者诵读

新书推荐



作者:赵爽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2.2

《西游妖物志》共30章,作者文思活跃,文笔洒脱,用另类视角,按照“动物妖精”在《西游记》原著中的出场顺序,细致考证了各类菩萨、取经团队成员、取经路上制造出八十一难的各类魔怪的身世演变及其在现实中的动物原型,充满趣味横生的观点交融与文化混搭。



著:黄卫 绘:黄继童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2.1

《一只早飞千年的鸟:中国古代气象观测与测量科技》讲述了中国古代气候观测和测量科技在世界气象科技史上的先进性,并观想当时的历史及人物背景,以视觉系统设计科技信息图,展现各种观测和测量风、雨、雷电、温度、湿度和古气象台等的装置和科技等,如测风神器“相风铜鸟”、古代测量雨量的工具天池盆、圆翼。

推进生态文明 学校教育

- 培养青少年生态文明行为习惯
- 自觉做生态环境保护的倡导者、行动者、示范者

